



章美月 ◎一九四九年出生於桃園縣林口鄉，因為弟妹眾多，身為長女的她，國小畢業後即外出工作，分擔家計。十幾歲接觸佛法，深信人性本善，沒想到一念悲心，卻為自己的身、心帶來難以磨滅的創傷。一九八五年受證為慈濟委員，法號慈員，是慈濟在臺北縣樹林鎮的第一顆種子，現為海山區和氣副組長。

償還

涂鳳美

「過去真苦了妳！但願來生還能和妳結為夫妻，讓我好好地補償妳……」王松在慈濟四十週年慶靜態展「見證慈悲」的活動中當眾分享，他想起父親生前所言：「你這一生唯一做對的事就是娶美月為妻！」內心不禁覺百感交集；當下，他終於勇敢地對妻子章美月說出三十多年來的第一聲抱歉……

蒼白的童年

一九五九年的冬天，霜降山林，氣溫到了零度以下。美月的腳丫子因為凍傷，變得又紅又腫，癢得無法忍受。她偷偷把幾件舊衣服堆在地上，當成木炭點燃；姊妹幾人就地而坐，腳掌朝向火源取暖，腳不冷，身子就暖和了。

清晨時分，公雞的啼聲擾人清夢；美月拉高棉被裹住頭，試圖阻斷這高分貝的長鳴。翻個身，正想闔眼，那由遠而近の木屐聲，伴隨著媽媽急促的「起床」吼聲，讓身為長女的美月不敢再賴床。匆匆漱洗後，便背起茶簍，默默地跟在媽媽身後。山上的茶樹幾乎和她一樣高，美月只能選擇低處摘採。她學著媽媽將茶青一一塞入簍中，茶簍總有裝滿的時候，但家裡的八張嘴巴，卻怎麼填也填不滿。

竹籬笆外的幾棵大樹落葉紛紛，年關近了，繳學費的日子也將接踵而

來。看著眉頭深鎖的母親，美月才想起好久沒看到父親了……

一個人在臺北租屋的父親，以踩三輪車為業，一年只有三大節慶時才返家。因為嗜酒如命，賺的錢只夠他買酒喝。好幾次家裡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，才十來歲的美月只好隻身到臺北找父親，多少要點生活費，但每次幾乎都是失望而歸。母親的無奈與認命、父親的不負責任，在美月心中烙下深深的痕跡，成長的環境告訴她——「家」總要有一個人來支撐。

十三歲應該是個天真的年紀，瘦小的她卻當起了小保姆，背上的娃兒是她沉重的負擔；十五歲幫傭時，她已經可以煮一大桌的飯菜了。

「幫人煮飯會有前途嗎？」美月反覆思量。

不久，她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，到工廠當女工，過了一段還算充實的日子。放假日，同事邀她去聽淨心法師講經，久而久之，她對出家僧眾清淨的生活方式，產生難以言喻的嚮往。在皈依華嚴蓮舍的成一法師後，她一心一意想要出家，但媽媽卻以死威脅。「回去吧！妳塵緣未了，但妳可



2006年慈濟四十週年靜態展，王松向章美月當眾說：「但願來生還能和你結為夫妻，讓我好好地補償妳……」



2006年浴佛節前夕，章美月（前排右三）參加浴佛彩排（上圖）。
2007年9月中秋節前，章美月（左二）在台北三峽與慈濟志工一起做月餅（右圖）。



以當個虔誠的佛教徒。」成一法師的鼓勵，時時縈繞在耳際。

錯誤的第一步

出家未成，美月只好繼續謀生，輾轉來到樹林鎮的一家針織廠當作業員。雙十年華的她，出色的打扮常成為男同事目光追逐的焦點，而王松便是其中之一。不擅文筆的王松，為了贏得佳人芳心，經常請同事代勞，再想盡辦法將信送到美月手中。有位男同事再三提醒她：「王松很愛打架，只要工廠有人鬧事，一定少不了他。」

可能是接觸佛法的緣故，看到經常闖禍的王松，美月不但沒有退卻，還生起一念悲心。該如何去改變他？如果我有機會接近他，也許能勸他改過向善，間接幫他也是功德一件啊！這念頭在她心中盤旋著……

兩人交往之初，遭到美月父母強烈的反對，他們認為她不管和誰在一起都比這個「鄉下流氓」還強。的確，連第一次兩人出遊的費用，王松

都得典當相機、東拼西湊才勉強成行，更遑論日後的生活保障了。也許是「相欠債」，美月就是堅持要和王松結婚，父母親氣不過，索性隨她去了。距離王松退伍還有一年多，她即固執地走上婚姻的不歸路。原以為王松從此會將家庭和責任劃上等號，豈料在軍中負責打福利社的他，卻得等美月拿錢去將一筆爛帳還清，軍方才答應放人。

兩年過去了，美月沒有一點懷孕的跡象，婆婆原本就對媳婦沒什麼好感，加上抱孫心切，索性叫兒子再娶，但經常伸手向妻子要錢的王松，心中有所顧慮。千盼萬盼總算盼來一個男嬰，但美月的命運並沒有因此改變；每次經過婆婆的房間，都忍不住多看一眼——那鍋被鎖在裡頭的麻油雞。

因為結婚時沒有嫁妝，婆婆不准美月回娘家，也不許她跟先生出門。不論她再怎麼努力，總得不到婆婆的歡心。因為太想念父母，她曾經利用上班時請假，提早兩個鐘頭下班，飛奔到娘家，再準時趕回去煮晚餐，卻

因小姑告狀而招來一頓責罵。美月的淚水往肚裡吞，默默承受嫁雞隨雞的宿命。夜裡躲在棉被裡偷哭，枕頭上盡是心聲淚痕，只因為先生經常惹是生非、不務正業，婆婆頗多微詞，使得她這個媳婦也不討喜。

夫妻爭執不斷

孩子滿月後，他們租了一間公寓的二樓。以有限的空間當住家，其他則做為針織代工的區域。王松積習難改，終日只管喝酒、賭博、徹夜不歸，生活的窘迫，留給美月概括承受，兩人經常為此吵鬧不休。有一次，工廠的機器故障了，美月好不容易才找到正在和朋友喝酒的先生，拜託他回去修理機器。不料，王松認為她太不顧他的面子，當眾一巴掌，揮得瘦小的她，身子禁不住往後踉蹌，美月不敢再多言，錯愕地摸著發燙的臉頰，噙著淚水默默走回工廠。

由於酒肉朋友太多，王松的應酬不斷，每天不醉不歸。回到家，逕自

往床上一躺；但嬰兒的哭聲有時吵得他抓狂，曾經隨手抓起哭鬧的孩子，一把扔在通鋪上。而美月的抱怨更讓他失去耐性，除了拿刀追殺外，也曾經在兩人發生爭執時，氣不過拿起磅秤上的磅碼，從二樓朝著在院子洗衣服的美月身上砸去。心力交瘁的美月，為了讓王松後悔，好幾次想自我了斷，但看到年幼的孩子，她只好向命運低頭。

四個孩子相繼出生後，原來的住家空間已不敷使用。為了買房子，美月起了個互助會，會頭錢收齊時已是除夕夜。經常和朋友在家裡賭博的王松，這次又輸了。

「會錢拿來給我！」

美月站在原地拚命搖頭。

「妳不拿是不是？我自己來！」

她急了，搶先一步衝進二樓臥室，將整包的錢緊緊地抱在懷中，床鋪是她唯一的屏障。王松氣呼呼地跟著上來，他一腳踹向蹲在地上的美月，

再扯住她的長髮，拳頭如雨點般落下……

「你會把她打死！」

幾個賭友費力地把王松架開。美月趁機抱著會錢，以僅存的體力，一口氣衝到了五樓樓頂，一個最危險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幾度徘徊生死邊緣

她蜷縮著身子，靠在水塔旁動也不敢動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兩腳麻得厲害；她慢慢地站起來，先環顧四周，確定危機已經解除，才試著走動。錢，依舊摟著，深夜，萬籟俱寂。然而美月翻攪的思緒，宛若海水倒灌般，一波波襲來……「我為什麼這麼苦命？」汨汨而流的淚水帶出萬般過往，混著冷空氣在腦海中停格。「這樣的人生，對我還有什麼意義？」好幾次，她的腳踩在頂樓邊緣……

「如果我死了，媽媽就少了一個女兒，我不能這麼自私！」連死的

權利都沒有，美月重重地跌坐在地上。夜，是如此漫長！好不容易捱到天亮，她拖著疲憊的身軀到了四樓，先請鄰居幫忙看看家裡的狀況，才知道王松竟然一夜未歸，整顆心，猶如颱風夜被吹落的玻璃窗，碎了一地。

花錢從不知節制的王松，工廠當月的收入，他前一個月就揮霍殆盡。遇上針織業的淡季，入不敷出時，美月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。為了生計，她只好在工廠的騎樓下擺個麵攤，藉以貼補家用。王松經常帶朋友前來吃吃喝喝卻從不付帳。有一天傍晚，美月和他理論，他夾著粗暴的話狠力一推，隨即揚長而去。

她冷不防地絆著了椅子，整個人摔倒在地；忍著手部骨折後的劇烈疼痛，打電話請朋友送她到醫院掛急診。

三十三歲那年，美月罹患子宮頸癌，為了挽救生命，醫生為她做了子宮摘除手術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，手術後二十天她還無法下床。住院的一個多月裡，除了媽媽和大妹外，沒有人真正關心她。每天只能無助地望

著天花板，讓一幕幕坎坷的人生，在腦海中殘酷地上演。她的身心飽受煎熬，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。最後，她想起成一法師的教誨，於是改用觀想的方式發願：「如果我過不了這個生命關卡，請讓我來去自如；倘若能活下來，他日一定當義工服務社會。」

王松偶爾也來醫院，不過每次都是喝得酩酊大醉。出院後，他以妻子不是正常的女人為由，經常在外過夜，更無理地要求美月的弟弟把她帶回娘家。

「我生是王家的人，死是王家的鬼；我只求留下來照顧孩子，你要怎麼樣隨便你，我不會再管你了……」萬念俱灰的美月，日子過得有如行屍走肉般。她恨自己傷痕累累依然姑息對方，家庭重擔一個人扛卻落得如此下場。

她拿起整瓶紹興酒往嘴裡倒，酒精穿過喉嚨，肆虐著身上的每一個細胞；一天一夜的醉意過後，她才驚覺——天地之大，竟然沒有可容身之處。

糟蹋自己成了她唯一能做的事。

生命現曙光

「看你這麼苦，過兩天有一位花蓮的師父要來講經，妳一起來吧！」好心的鄰居帶著美月到位於吉林路的慈濟臺北分會，聆聽證嚴上人講解《藥師經》。上人提及朽木難雕，那一尊尊世人膜拜的觀世音菩薩，是雕刻師先挑選上好木材，經過千刀萬剮才呈現莊嚴的法相；而廢鐵也是經過高溫燃燒、千錘百鍊方能成鋼、成器，鑽石也一樣，就是要磨，不斷地磨，才能發光、發亮，讓人人喜愛。

聽完上人三天的開示，美月才明白自己所承受的苦，都是因緣果報，她決定以歡喜心來消舊業，如果真的前輩子欠王松的，今生做牛做馬也要還清。

一九八五年進入慈濟後，美月的心靈總算有了寄託，既然改變不了對

方，只好改變自己。除了賺錢養家、照顧孩子等本分事外，其他的時間都用來做慈濟。面對王松，她選擇逆來順受，罵不還口、打不還手。她告訴自己：「這條堪忍的路做狗爬也要爬過去！」怨心放下，所受的傷害也就少了些。至於婆婆的辱罵，美月在聽到上人開示：「妳成就再大，沒有獲得家人的肯定，也是白忙一場。」這句話後，慢慢往好的方向想，用更大的包容心來看待。

苦盡甘來

受證成為慈濟委員以後，她想拉王松一把，帶他進入慈濟。但美月知道自己無法說服王松，因此，巧妙地安排全家人到花蓮旅行，藉此機會帶他到靜思精舍聽上人開示。以前王松經常罵美月的頭腦壞了，才會笨得吃自己的飯做別人的事。從精舍回來後，他雖然習性未改，但當他的牌友問他：「你怎麼放心讓你老婆到處亂跑？」他一改常態，反倒說：「她是去

慈濟做好事，我當然放心。」

一九八九年，王松因長期喝酒、熬夜導致肝硬化末期，面臨必須換肝才能存活的危機。美月忘卻過往所承受的苦痛，除了帶著他做環保之外，獨排眾議，在經濟拮据的狀況下，幫王松捐了一百萬元給慈濟，讓他成為慈濟的榮譽董事。她夜以繼日、不棄不離地照顧他，終於換得肝臟移植成功的手術，而婆婆在兒子重生後，一改對美月的態度。

「過去所承受的一切痛苦，也許是我欠王松的，這負擔終於卸下了，我現在是無債一身輕。」想到終於苦盡甘來，美月露出了燦爛的笑容。

「以前是妳欠我，現在妳已經在收利息囉！我也會甘願還的。明天妳放心去醫院當志工，家裡一切有我……」王松和美月並肩步出展覽會場，夕陽的餘暉，將他們的身影拉得好長，就像慈濟這條菩薩道，他們要長長久久地攜手走下去。